

不可思议

[INCREDIBLE] RECORDS



NO. 1

第一弹

之事件簿

OF TH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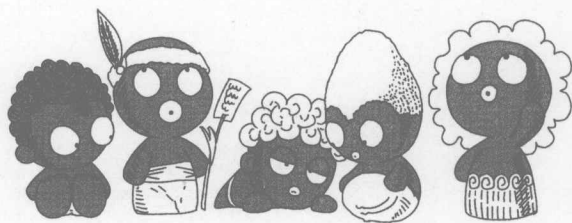
[INCIDENTS]

可爱的粉丝[☂] 著

替身




U 华文出版社



不可思议之事件簿 第①弹 替身

BUKESIYIZHISHIJIANBU

可爱多的粉丝◎著

 华文出版社

不可思议之事件簿
第①弹 替身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可思议之事件簿·替身/可爱多的粉丝著.-北京:华文出版社,2008.9

ISBN 978-7-5075-2381-2

I.不… II.可…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36834号

不可思议之事件簿·替身

著 者:可爱多的粉丝

责任编辑:李庆 魏燎

特约编辑:右耳

出版发行:华文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100055

网 址: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hwcbs@263.net

电 话:总编室 010-58336255 发行部 010-58336270

责任编辑 010-58336259 58336193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

开 本:670×970 1/16

印 张:16

字 数:200千

版 次:2008年9月第1版

印 次:2008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978-7-5075-2381-2

定 价:23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

CONTENTS 目录



- 001 A's night began 夜的序幕
- 006 The first night 替身
- 035 The second night 交易
- 057 The third night 鬼童
- 085 The fourth night 故人
- 101 The fifth night 克星
- 126 The sixth night 恋人
- 151 The seventh night 心愿
- 176 The eighth night 鬼亲
- 199 The ninth night 暗室
- 225 The tenth night 反噬
- 245 The end of the night 夜的完结

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，从小就与众不同。

所谓慧兰含英、不蒙于尘，早在幼儿园时期，我就已经展现出鹤立鸡群的天资。每逢黄昏，我便与众多奶香未褪、尿布傍身的同僚结伴站在祖国花园的大门口，望眼欲穿地等待家长的到来。

因为老爹是个长年在外挖坟掘墓的考古工作者，老妈是个事业、家庭、麻将三不误的新新女性，所以我十分不幸地成为了每天最后一个被接走的孩子。

“陈子绍啊，你爸妈怎么还不来呢？”那天陪我一起等父母的是个年轻漂亮的阿姨，或许是被我耽误了约会，她表现得极其不耐烦。

“阿姨！”我伸手指着一个刚刚被接走的小朋友，“张智的爷爷为什么还不牵着他的手呢？”

“你、你说什么？”阿姨口舌发颤，花容失色。

“为什么只有他爸爸牵着他的手呢？”

阿姨在夕照中看了我一眼，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利的叫声，撒腿便跑进了教室，活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兔子。

难道是食堂提前开饭？否则还有什么事能让人瞬间产生如此大的爆发力？我一个人站在大门口，孤零零地想了半天，却仍旧不明所以。

直到老妈风尘仆仆地赶来接我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张智的爷爷在七天前已经去世，而今天，正是人们所谓的“头七”。

还魂之日。

都说只有小孩子才可以看到大人看不到的东西，老爹老妈坚信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一定会像王安石笔下的仲永一样泯然于众人。

然而事实证明了，天才和庸才永远不能相提并论！

仅仅三年时间，我就转了五间小学，远远赶超了历史上著名的转学榜样——孟子前辈。其间有两个班主任一口咬定我有妄想症，一个班长被我吓得退学，还有三个特级老师在我的嚎叫声中心脏病突发，不得不

洒泪挥别了教育的最前线。

后来长大了一点的我总算学乖了，除非是看到了什么特别令人惊诧的东西，通常我都把嘴闭得死死的，多余的话一句不说。

果然“口是祸之门，舌是斩身刀”，自从我三缄其口之后，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转学生涯，在一间小学茁壮成长了。

不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：物质是运动的。矛盾是永恒存在的。

刚刚解决完我转学的问题，一个新的问题又应运而生。

那就是——我的成绩永远都是班级倒数！

因为那可歌可泣、傲视同窗的两位数总分，我就像古今中外所有不得志的学生一样，在恩师的亲切指点之下，十分不幸地被发配到了边疆，坐到了最后一排。

不过天无绝人之路，我刚刚抱着书包和杂物落座，就看到旁边居然还坐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女生。

“你好！”我一落座就热情地跟她打招呼，并初步判断此女的总分一定是个位数，因为她已经不是单单坐在最后一排这么简单，扫帚、篮球，以及各式杂物环绕在她的周围，其不入老师法眼的程度可见一斑。

“你能看到我？”她似乎十分诧异。

“当然，我视力很好的。”我难免有点洋洋自得，如果不是有一双如炬的慧眼，我的分数绝不会上两位数。

“太好了！我在这里坐了好多年，都没有人理过我。”

“一定是他们歧视差生！这真是太可耻了！”我一边恶狠狠地望着坐在前面的一片黑压压的脑袋，一边咬牙切齿地说道。之所以悲愤如斯，有一多半的因素是因为我也在被歧视的范围之内。

前人说得好，建立在阶级基础上的友情往往无比深厚。不过几天时间，我就跟这个女生混了个烂熟。

老师在上面慷慨激昂地讲课，我们在下面聊得口沫横飞。而且由于

地势偏远便于隐蔽，居然从没有被老师发现过。

这样的日子过了几个月，我的成绩每况愈下，甚至连小学毕业都成问题。

爹妈也十分为我“傲人”的成绩头痛，他们唉声叹气，带着我测智商又测情商，为即将到来的毕业考试愁白了头。

然而毕业考试的当天，就在我咬着笔头，对着一片白花花的卷子愁眉不展的时候，寂静的考场上，突然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陈子绍，不要怕，我来帮你！”

这声音不啻于天籁，我急忙偏头看去，只见明媚的阳光下，那个阶级战友正在偏头对着我笑。

“这个注音是三声，你写错了！”她的脸显得稚嫩纯真，弯腰站在我的身边，抬头看一眼前面那个同学的试卷，随即把答案轻轻告诉我。

这么明显的作弊，怎么监考老师没有半点反应？但是此时的我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，简直就像溺水的人捞到了一块大浮木，埋头奋笔疾书。

一场考试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，等我交上了答得满满的试卷，才发现她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了。

因为毕业考试的作文题目是《我的同桌》，鉴于平日胡吹滥侃的经验，我居然超常发挥，被老师选为范文，并指定我上讲台朗读。

“陈子绍同学写得很好。”老师在我念完之后总结，“可是希望大家写作文的时候不要虚构，尽量描写事实。”

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叫虚构？我写的明明都是事实！我拿着卷子，懵懵懂懂地站在讲台上，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。

“不过因为陈子绍同学没有同桌，所以可以原谅。”老师说完，就朝我亲切地笑了笑，示意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

我拿着那张打着估计这辈子再也不可能得到的分数的考卷，坐回座位，望向身边坐在杂物堆里的朋友。

突然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

大红的毕业证依次发到了全班同学的手上，但是却没有她的，我拿着那个硬壳证书，定定看着她。

她依旧像是记忆中一样，朝我露出开心的笑容：“陈子绉，你考完了吧？那我们一起玩吧！今天我们要玩什么呢？”

“对不起……”我低声对她说，“我要离开这里了，再也不能陪你玩了……”

她瞪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了我一会儿，露出释然的笑容：“对了，所有的小学生都要毕业离开的，我怎么忘了？”

“我要走了，你也快点走吧！”我收拾好书包，低头看着她，“你是我的第一个朋友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！”

说完我撒腿就跑，我并不害怕，可是我怕我再继续待下去，就会不忍心走，那样我一辈子都离不开那间教室了。

在操场上，我孤零零地回头望着伫立在天空之下的教学楼。

彼时夕阳西下，如血的夕照之中，有一个女孩正站在我们班的玻璃窗前，像往常一样朝我摆手微笑。

我笑着朝她挥手告别，背着书包，转身走出校门。

我的童年时光就这样宣告结束。许多年以后，我仍然不敢对别人说，在短暂的童年之中，第一个真正令我开怀的玩伴，却是个没有生命的鬼魂。



就这样，我这个出类拔萃的天才总算连滚带爬地脱离了小学，迈进了初中的大门。

一进学校，我便立刻瞠目结舌，但见走廊上一片兵荒马乱，学生们端着课桌、夹着板凳在四处奔走。

壮哉！伟哉！

不愧是初中，为了向健康的“四有新人”靠拢，不光是书包和饭盒，连书桌和板凳都要随身携带。

“你在看什么热闹？还不快去搬桌椅！”我正在感慨学校的“分数”与“健康”一把抓的崇高精神，身后就响起了一声闷雷。

我急忙回过头去，只见一个身材魁梧、皮肤黝黑、平头板寸的男生站在我的身后。

该君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欣赏，都不像一个初中生，他那满脸的横肉都透露着“危险物品，生人勿近”的信号。

“老师好！我是新生。请问是叫我搬桌椅吗？”依照经验，这等肌肉发达、四肢健硕的异数多半是体育老师。

“今天是入学考试，不搬桌椅干啥？教室里坐不下了，新生要在走廊考试。”他看了我一眼，面色一红，居然飞快地跑到教室里，举重一样搬出了两套桌椅。

“我来！我来！”我伸手就要从他手里抢过桌子。

“没事。这点小事，怎么能让女生动手？”

“那啥……我是男的。”真是倒霉，从小到大，因为这张既不像老爹又不像老妈的脸，我已经不知第几次被认错性别。

“早怎么不说？”他虎躯一震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把两套桌椅往地上一放，“害老子浪费表情，没事儿长得不男不女的干吗？”

呜呜呜，这能怪我吗？我出生前也不能就五官样貌的问题跟老妈商榷探讨一下。但是慑于该猛士的淫威，我连半句话都不敢说，乖乖地低头搬起了桌椅。



半个小时之后，走廊里的座位已经井然有序，我后背上的汗都没有干透，就已经有老师在发放考卷了。

真是倒霉！

我一边想一边望向背后，那个体育老师居然坐在我的正后方，看样子他多半是来监考的。

果然天要亡我啊！居然赐给我这么一个“绝妙”的位置！

可是我眼泪尚未涌出，正在无语凝噎的阶段，便听耳边“沙沙”作响，身后的那位猛士正双手举过头顶，从老师的手中接下考卷。

我猛地转过头，恶狠狠地瞪着他。

但是他却对我如狼似虎的目光视若无睹，悠然自若地挠了挠脑袋，从文具盒里拿出一支缠满透明胶带、直追木乃伊的破圆珠笔，慢慢悠悠地在卷子上写下了几个扭曲的大字：

初一（三）班 黄智仁

不看还好，这一看顿时令我差点咬碎大牙。气死我了，这王八蛋居然跟我一样是学生，还跟我一个班！

怎么刚才我叫他老师的时候，他还那么坦然？

由于又气又怒，情绪不稳，导致那些蹲守在教学楼阴暗角落里的小鬼都聚集到我的身边，一会儿伸手抓抓我的衣领，一会儿碰碰我手中的笔。

结果我一半的时间都用来驱赶它们，交上去的考卷比我的脸还干净。

我再次用事实成功地证明了：天才是不可埋没的，是金子就永远都会发光。

一周之后，班级按照成绩排座位，我拿着赫然写着“31”两个血红



数字的数学考卷站在走廊上排队，仿佛已经看到了惨淡前途。

“哦，你31，比我多5分。”那位几乎与中国家喻户晓的地主老财同名的黄智仁走过来，看了一眼我的试卷，下了这样的结论。

“是吗？那你语文多少分？”我的声音带着难掩的雀跃，因为看到了一丝曙光。

“72。”

“英语呢？”

“37。”

“看来这次出题比较难。”我总结了一下我们分数的微小差距，作了如下判断，“所以才普遍发挥不好。”

“就是。我平时根本不可能拿到这么少的分数，小学时我还参加过奥数竞赛呢！”黄智仁也极力附和，似乎很赞同我的说法。

然而半个小时之后，我们便双双坐到了最后一排，牢牢地霸占了教室的大后方。

“你不是参加过奥数竞赛吗？”我脸色铁青地瞪着他，“怎么是全班倒数第一？”

“陈不肖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”他用鼻孔哼了一声，“是谁说‘这次出题比较难，大家普遍发挥不好’的？结果不就是咱俩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！”

“你、你叫我啥？”我被他气得差点去见阎王。

“你不叫陈不肖吗？我看你学生证上就是这么写的。”

“我叫陈子肖，你才不肖呢！你们全家都不肖！”

“嘿嘿嘿！”黄智仁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，“中间的那个字太连了没看清，最后一个字我不认识，就依照习惯，只念了右半边……”

我听他这么一说，立刻一头栽倒在课桌上，再也不想起来。

这个连大字都不认识几个的白痴，到底是怎么从小学毕业的？

于是我乱七八糟、鸡飞狗跳的初中生活，就这样在一片人仰马翻中



拉开了帷幕。

在前面我已经说过，天才在哪里都不会被埋没的。不到一个学期，我跟黄智仁便双双扬名，并称为整个初一年级的“双杰”。

任何一项考试，只要有我们俩参加，就一定会把倒数第一和第二收入囊中，时而还要角逐一下“魁首”。

初时老师们被我乖巧清秀的外表迷惑，认为我是被同桌影响，才取得如此糟糕的成绩。但是后来他们就不那么认为了，一堂课下来，只要我把嘴巴闭紧，不去用突如其来的尖叫影响别人，他们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

“大家不要学陈子绍，要均衡发展……”这天又因为答不上题被罚站，历史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，“精力全都用在长脸面上，难免头脑就会有所欠缺。”

真是气死我了！换成你天天见鬼试试！

一个学期匆匆而过，转眼就是春意盎然，此时我跟黄智仁已经在老师、同学乃至校长的白眼相看之下，建立了深厚的阶级友谊。

每天一到学校，必以绰号互称，再互殴两拳，以示友情的坚固。

这日春光明媚，暖意融融，我正伏案假寐，忽听耳边传来一阵刺耳的嘈杂声。

“老黄！”我受不了地拍案而起，怒道，“你在干什么呢？”

“嘘——”老黄眨巴了一下小眼，示意我收声，指了指自己怀里的铁锹道，“我在修铁锹，你不要吵大家上自习。”

“你自己弄那么大声，还怕吵别人？”我好奇地问他，“为什么修铁锹？你要去义务劳动吗？”

“嗯？你不知道吗？明天是植树节，我们全校都要去郊区植树。该死不死的，哥们我刚刚把这家伙从家里扛出来，它就给我造反。”

对了！植树节！



记得小时候我也参加过。那天在春草初生的树林中，我看到了一个长得很漂亮但是没有脚的阿姨，还好奇地跟她说了两句话，结果回家就生了一场大病，差点丢掉半条小命。

“算了，我不参加。”往事沉痛，不堪回首，我心有余悸地使劲儿摇头。

“少奶奶！”老黄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以示勉励，“咱们学校所有跟体力挂钩的活动都是强迫性的，你就认命吧！”

怎么听着不像是植树，倒是劳动改造？

事已至此，还能怎么样呢？我望着窗外的草长莺飞，长叹口气。春天地气转暖，万物复苏，而爬出松软冻土的，则远远不只是嫩草小虫而已。

更有一些深深浅浅、不成人形的影子，会蹒跚地踏着暖意融融的土地，从那遥远而冰冷的地方，走向繁华人世。

“娟娟！你爸刚才打电话过来啦，有话嘱咐你。”晚上放了学，我刚刚蹬着自行车到家，就迎上了老妈绽放的笑脸。

“啊？他现在在哪里？说了啥？”

“他好像跟着一个国家级的考古队挖墓去啦。”老妈亲切地接过我的外套，“你爸说啦，他要求不高，就希望下次回来你能前进一个名次。”

老天啊！赶快赐一个比我和老黄成绩更差的转学生吧！

要知道我跟倒数第三尚隔着十几个分数段，前进一个名次，不会比昔日搬走压在劳苦人民背上的三座大山更容易。

“对了！你爸还说了，让你最近不要到处乱跑。”知子莫若母，老妈见我垂头丧气，已然猜到了我郁闷的根源，急忙岔开话题，“尤其是荒郊野外，千万不要去！”

这次我的头垂得更低，背着书包就往屋里走去。

“娟娟啊，你这是怎么啦？妈妈给你做的鸡肉泡饭还吃不吃？”



我转过身，端起饭桌上热腾腾、香喷喷的鸡肉泡饭，拿起筷子就埋头苦吃。

不就是植树吗？老子就不信这个邪！况且游魂有万般，最惨是饿殍，就算明天要下地狱，也要先吃饱再说！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顶着春雨，蹬着车往学校的方向绝尘而去。

说来也怪，昨天还晴得好好的天，居然在一夜之间就变了脸。天空都是灰蒙蒙的一片，绵密的雨丝挥洒而下，春寒料峭，处处渗透着阴冷幽森的气氛。

奈何在社会主义的新世纪，虽然没有了封建压迫，却有堪比阎罗王的班主任。

于是半个小时之后，我就抱着自己的那杆铁锹，坐在颠簸的大巴上，往郊区的荒山上驶去。

车厢前面老师在振臂高呼，大声宣扬着植树造林所承载的重大意义；旁边是老黄与一帮狐朋狗友在使劲儿甩扑克；还有几个女生叽叽喳喳地一直吵个不停，兴奋得简直不像是去参加劳动，倒像是去开联欢会。

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居然靠在摇晃不停的车窗上，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。

“快来啊，来啊……”在一片漆黑之中，好像有人在轻轻地呼唤我，那声音缥缈而遥远，仿佛来自空旷的山谷。

“去哪里？”我好奇地向四周望去，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片繁茂的密林之中，枝繁叶茂，阔叶如掌，连头顶的蓝天都被这鳞次栉比的树木遮蔽。

“去你该去的地方……”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，与此同时，从大树后不断走出一个个面目模糊的黑影。他们都有人的形体，却没有人的五



官，平平的一张脸上只有两个黑洞洞的鼻孔。

“我、我该去的地方？那是什么地方？”我被这奇异的面孔吓了一跳，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。

然而那些人却不回答我，慢慢地向我走来，他们的身影重叠弥漫，仿佛化做一团黑色的雾气，要将我吞噬淹没。

“哇——”我被吓得高声惨叫，猛地睁开了眼睛，只觉浑身冷汗涔涔。

只见面前一张丑脸，横肉纠结，目小如鼠，正是我那铁杆哥们老黄。他正哆哆嗦嗦地望着我，似乎受惊不小。

“少、少奶奶……我们到地方了……”老黄伸手揉了揉耳朵，大口喘了两口气，“吓死我了，哥们我刚刚要叫你，你就来了这么一嗓子。”

原来只是个梦，不过真是怪吓人的！

眼见目的地到了，我三步并做两步地跑下了车。只见春雨乍停，阳光初绽，眼前正有一片泛着嫩草青绿的山坡，光秃秃的，连一棵树都没有。

果然梦只是梦而已，摆在我面前的，分明是一片荒地，又哪里来的密林？

不到半个小时，其他班级的大巴车陆陆续续地到达了山坡上。众学生井然有序，排队领了树苗和卡片，便欢呼着往指定的植树地跑去。

因为树苗有限，学生太多，我跟老黄还有另外一个男生共享了一根祖国的栋梁。

“哎呀！怎么人这么多？”老黄手搭凉棚，举目远眺，“不能种在这里，太委屈我的‘擎天柱’了。”

“你管它叫啥？”我实在对老黄爱起外号的恶趣味无语。

“怎么你没看过《变形金刚》？最近好多台都在播。”老黄说罢，以手抚摸着树苗，捏着嗓子说，“树苗啊，哥们知道你现在还小，但是